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倏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帶、百年乃終、化情枝遠、

現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照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處。愚惑者以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繇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真宅。熟識生化之本、歸之於无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化人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

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

而不可饗。

蠅也。棲也。

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

聖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

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嫫毐曼者、嫫毐、妖好也。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

笄珥、笄、首飾也。珥、耳環也。衣阿錫、阿、細縠也。錫、細布也。曳齊紈、齊、各統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

芷若、芷若、香草也。以滿之。充滿臺也。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大瑩也。

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

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襟也。騰而上者、中天迺

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

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

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

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處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

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

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

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睢。扶黃反。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獲之意。化人曰、

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使仰之須臾、

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

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蹇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蹇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

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識。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惑至言、

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古驪字。騶而左綠耳、右驂

赤驥而左白渠。古轅字。主車、則造父爲御、馭角上齊下合、古字未審。此爲右。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

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

之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

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等鬋也。出山海經。

西

王母爲王謠、

徒歌曰謠。詩名自雲。

王和之、

和、答也。詩名東歸。

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

穆天子傳

云、西登

一日行萬里。

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辨。

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篇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神人哉。

言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

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无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爲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

「老成子學

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

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

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第二義之數、握陰陽之記者、窮達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懷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

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顯。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

始可與學幻矣。

注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

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

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

精蘊不同、而迭爲賓主、住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替而事著。條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燂、則飛錄

雲沙以成水瀕、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僥倖則一出一沒、顧盼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

也。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顧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爲

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濟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

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

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該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奚謂八徵。

一曰故、

事、故也。

二曰爲、

爲、作也。

三曰得、

四曰喪、

五曰哀、

六曰樂、

七曰生、

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奚謂六候。

一曰正夢、

平居自夢。

二曰噩夢、

周官注云、噩音驚愕之聲、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因思念而夢。

四曰寤夢、

覺時道之而夢。

五曰喜夢、

因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

因恐怖而夢。

此六者、

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

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

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誠識所由、雖論怪萬端、而心无所駭也。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

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

則夢涉大火而燔炳。

火性猛烈、遇則燔炳也。

陰陽俱壯、則

夢生殺。

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

甚飽、

則夢與。

甚饑、

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

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夢、

歌僂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无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面夢也。故神

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无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爲而屬於天、

夢爲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无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

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

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

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

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皐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靜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

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半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呼、嚶、音嚶。吾南反。徹旦息焉。尹氏

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

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榮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

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

疾並少閒。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

夫對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樂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誇也。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

御、擊也。

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

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

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

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

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

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

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

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

耳。不異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

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

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

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

肅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於爾、鉤於死友、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九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

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禍、自然之勢也。故貪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惑、行无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身苦。若心非食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

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者都无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

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文己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

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爲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

忘同於自然、以明无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華子既悟、迺

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

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

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

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

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達、所以抑之者、欲寄妙實於大賢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

以爲朽。期令相。常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

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

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

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

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

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

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

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

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

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

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欣戚者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